



□刘宗智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文化类综艺《简牍探中华》第二季收官。节目以“探”为核心,聚焦更多简牍宝藏、披露更多考古故事、发布更多简牍研究成果,通过实地探访和专家解读,让书写在简牍上的文字真正“活”起来,让简牍学研究从“学术圈”走进“朋友圈”,实现了历史与现代的对话。

从殷商到魏晋,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繁荣兴盛提供了丰富的文字实物佐证,但由于其内容晦涩、学术门槛高、研究受众范围小,简牍学也一度被称为“冷门绝学”。“简”述历史,“牍”懂中华,节目深入挖掘简牍背后的故事,展现中华历史的厚重底蕴。

在选材跨度方面,《简牍探中华》第二季相继选取清华简、马王堆汉墓竹简、北大秦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岳麓秦简、郭店楚简等十大代表性简牍发现,从先秦时期至三国时期,时间跨度更长,地域范围更广,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图景。

首集《清华简》聚焦近2500枚世所罕见的战国竹简清华简,带领观众穿越到先秦时代,一探古人丰富、智慧和深邃的思想世界,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节目里,观众可认识到世界上最

沉默的简牍“会说话”



早的十进制乘法表《算表》,感受穿越历史的数学之美。末集《郭店楚简》则以郭店楚简中典籍的内容与思想为核心,通过艺术化演绎墓主人“郭简”遍寻经典、传道不辍的人生经历,认识《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等儒家经典,以及《老子》抄本、《太一生水》等道家经典,再现战国时期崇尚尚德、思想璀璨的文化盛景,展示了简牍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价值。

在简牍选取上,节目更加注重挖掘承载着“首次发现”,足以刷新观众历史认知的珍贵记载,或具有极致特点的代表性简牍。每期最后的“独家发布”环节,将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实时带入公众视野,一个个“首次发现”“首次复原”“首次公开”,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新视角和探索动力,也极大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例如,北大秦简公布了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吸入治疗法”记载,走马楼三国吴简公开了当时官吏和平民的“三国朋友圈”,秦家嘴战国楚简发现了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尚书·吕刑》版本,它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刑书。

在讲述视角上,节目将宏观视野与微观叙事结合,挖掘简牍中普通人的故事,构建古今对话的桥梁。《马圈湾汉简》一集结合马圈湾汉简中的真实记载,深入浅出地解读汉代戍边吏卒的工

作、生活与情感。“元康元年十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这份2000多年前的“出关申请报告”仅有49字,记载的是敦煌女子赵负冒着严寒奔赴百里出关,为丈夫送冬衣的故事,为2000多年前朔风凛冽的玉门关增添了一抹温情。2000多年前简牍上有勾股定理,古代户口簿发现百家姓没有的姓氏,2000多年前霍去病带士兵踢球团建……通过一片片简牍,观众得以“窥探”到古人因一件件小事牵动的喜怒哀乐,描绘了一个更加丰富、柔软且动人的历史世界。

在呈现方式上,节目创新打造舞台空间与特效空间虚实融合的多维空间场景,力求带给观众年轻态、科技化的视听体验。《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一集以单元剧形式生动再现了长沙郡临湘县的社会风貌与东汉基层的社会管理细节;《走马楼三国吴简》以普通县吏孙仪为主线,演绎三国时期的基层官吏躬身为民的故事,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节目还创新引入了明星“读简人”这一全新视角,可以与历史人物进行“对话”,亲身体验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结合全新的多维空间场景,每个观众都能化身“读简人”,沉浸式感受简牍中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历史纵深与文化广度的交融中,《简牍探中华》第二季搭建起中国简牍研究与中华文明长卷的对话舞台。“简牍热”也从线上传递到线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看完节目后主动走进博物馆“打卡”学习,探寻简牍的艺术与文化魅力,为传统文脉的当代传承开辟了新路径。

□胡婷

猩猩怪举起铁棒,小猪妖扛起钉耙,黄鼠狼挑起扁担,蛤蟆精穿上袈裟。四妖一马有模有样,仿佛脚下走的是取经路。2023年冬天,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播出,其中的《小妖怪的夏天》凭借其精良的制作和“打工人的小妖怪”的视角引发共鸣。今年夏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回归,让观众重新回到小妖怪的夏天里,只不过这次,小猪妖真的离开了浪浪山。

电影开头延续动画片的情节,小猪妖为得到奖赏不惜用身体擦锅,反被大王指责擦掉了“太爷爷留下的字”。在大王洞,作为工具人的小妖们遭受着各种职场困境,小猪妖犯了小错误惨遭追杀,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两难时刻,他和蛤蟆精商量着冒充唐僧师徒去取经,不吃大王画的饼,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实现“长生不老”。

从家庭观念到职场困境,电影中有多处情节以强烈的讽刺性映射观众面对的现实。电影中有一处鸡妖画师的情节,鸡妖作为乙方,其绘画技术和审美判断在手握米袋的小猪妖前遭到消解。太阳西斜,鸡妖画了无数版本,反复修改后,最抽象、最丑陋的版本却被选中。小猪妖归家的场景,则呈现了代际生存观念的冲突。猪妈妈对小猪妖找到了工作满是欣慰,而当猪爸爸听说小猪妖

离开浪浪山之后



要去闯荡时,眼睛里闪着光,言行里喷薄欲出的是无限的期待,满是对自己当年想要掌握自身命运、创造个体价值的寄托。

从电影整体脉络上看,小猪妖等取经四人组踉踉跄跄,不确定为什么出发,亦不知道前路如何,一路走来,四个小人物自始至终都是小人物。这种令人空落落的“小人物叙事”,将聚光灯从传统的英雄身上移开,聚焦于易被忽视的个体,展现其生存境遇。这些小人物的反抗往往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微小的挣扎、瞬间的勇

气或无声的坚持,结局也不是简单的胜利,而常带有苦涩或希望渺茫的复杂况味。

在《浪浪山小妖怪》的“小人物叙事”中,小猪妖一行被设置在二选一的选择中,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彷徨,但最终做出了正义的行为。电影真正想要赞美的,就是以凡人之躯惩恶扬善的那一份正义,普度众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超验存在,而是每一个行善之人。

《浪浪山小妖怪》借小猪妖之口,道出了无数身处“浪浪山”式困境中的个体,对于打破依附关系、逃离束缚、实现主体

性回归的深切渴望。看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想起了孔大山执导的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两者都以公路片的方式讲述故事,都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让观众看到了个体的生存或精神困境,在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和所陷入的虚无中,观众实现了对自身情景的最大程度的代入。只不过《浪浪山小妖怪》在表达形式方面选用了“西游记”这个大IP,故事情境亦庄亦谐,更易让观众实现共情。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